

洁静精微 之玄思

张善文 著

周易学说启示录

学术前沿丛书

JIEJING JINGZHI ZHI XUANSI
ZHOUYI XUESHUO QISHILU
ZHANG SHANWEN ZHU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洁静精微 之玄思

张善文 著

周易学说启示录

学术前沿丛书

HEJING JINGZHIZHI XUANSI

ZHOUYI XUESHUO QISHILU

ZHANG SHANWEN ZHU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洁静精微之玄思 周易学说启示录

· 学术前沿丛书 ·

著 者 / 张善文

策 划 / 苏 梦

特约编辑 / 秦 菲

责任编辑 / 马 赛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责任校对 / 周国信 汪 晓

出 版 /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36)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http://www.ydbook.com>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anc.com>

发 行 / 上海远东出版社

印 制 / 上海锦佳装潢印刷发展公司

装 订 / 上海锦佳装潢印刷发展公司

版 次 /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1/32

字 数 / 230 千字

插 页 / 2

印 张 / 11.5

ISBN 7-80661-796-5

B·1 定价:24.80 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洁静精微之玄思:周易学说启示录/张善文著.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3

(学术前沿丛书)

ISBN 7-80661-796-5

I. 洁... II. 张... III. 周易—研究 IV. 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5239 号

前言

“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已多时。”这是何等清幽的情趣啊！

中国自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以来，《周易》学说就以其博大精深的“玄思”内涵，成为学人潜心探讨的热门课题，迄今依然是。

那么，《周易》学说窈冥奇奥的“玄思”精神究竟体现于何处？换言之，其足以启迪世人、垂教后世的思想本质究竟何在呢？

二千七百多年前的伟人孔子，曾经作过十分简练的回答：“洁静精微，《易》之教也。”（《礼记·经解》引孔子语）可谓一语道破《易》之精神，《易》之本质，《易》之学说之凝聚力，《易》之玄思之感召力。

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对“洁静精微”作了这样的疏解：“《易》之于人，正则获吉，邪则获凶，不为淫滥，是洁静；穷理尽性，言入秋毫，是精微。”这是从儒学家的“正邪”观、“穷理”观作出的阐说。宋代张载《张子正蒙》云：“《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故撰德于卦，虽爻有小大，及系辞其爻，必谕之以君子之义。”又云：“洁静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贼，则于《易》深矣！”（《大易篇》）这是从理学家“君子之道”的角度作出的衍述。两说皆颇可取。但我还觉得言犹未尽，于是，我在《谈易随笔》中曾对“洁静精微”这四字又作了宏观意义上的引申发挥：

洁者，一尘不染，通体清澈，一片冰心在玉壶之谓也。静者，涵咏沉潜，闲适乐天，万物静观皆自得之谓也。精者，纯粹不杂，坚确不移，炉火十年磨一剑之谓也。微者，虚无缥缈，得失无度，别有天地非人间之谓也。总此四言，便是《易》之哲理

2 洁静精微之玄思

内核,《易》之精神,《易》之智能。

谓之“哲理内核”、“精神”、“智能”,似可展示出《周易》学说在象征领域的广泛启迪,似可勾画出“玄思”的幽深内涵。

因之,我在治《易》历程中,久久思考着“洁静精微”的蕴意。

我游弋于人类大文化的哲理空间,遂有《刚强劲健的中国龙》、《周易与当代世界之忧患》、《易道之内涵探微》、《对立与和谐》、《论周易热及易学研究之走向》诸文之作。我又徜徉于古代经学与文学的交汇境地,遂有《周易卦爻辞诗歌辨析》、《易传的句式词章之美》、《论以易理为核心的邵康节体诗歌》、《衍易理以成章》诸篇之创。我更流连于远古美学及文艺理论的奇奥世界,遂有《观物取象是艺术思维的滥觞》、《周易卦爻辞的文学象征意义》、《周易对立变化创新思想中的美学意义》、《自然成文说的美学意蕴》、《试论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诸论之立。我复凝思于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的迷宫疑阵,遂有《论帛书周易的文献价值》、《王弼易学之时代精神与历史意义》、《周易本义阙疑衍论》、《道藏中之易说述要》诸作之撰。我心犹未安,又往往求索于《易》学所冲激的种种层面,遂有钩探遗籍、辨疑前辈乃至诸多信笔随谈之文。

于是乎,以积年所作,裒为是编,以就正于同道。

凡此种种,实未敢言尽获《易》学“洁静精微”的宏旨,但此中所作出的各方面努力,自以为所获取的某些一得之见,谅亦将略有裨于“朋友讲习”之道,庶可共研《周易》学说对前人、今人以至后人的启示吧?

本编之裒辑宗旨,其在斯欤!

张善文

公元 2002 年 12 月写于福州

目 录

前 言	1
1. 周易本义阙疑衍论	1
2. 刚强劲健的中国龙	31
3. 周易与当代世界之忧患	44
4. 易道之内涵探微	55
5. 对立与和谐	70
6. 论周易热及易学研究之走向	80
7. 周易卦爻辞诗歌辨析	95
8. 易传的句式词章之美	116
9. 论以易理为核心的邵康节体诗歌	130
10. 衍易理以成章	149
11. 观物取象是艺术思维的滥觞	161
12. 周易卦爻辞的文学象征意义	177
13. 周易对立变化创新思想中的美学意义	196
14. 自然成文说的美学意蕴	209
15. 试论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218
16. 论帛书周易的文献价值	243
17. 王弼易学之时代精神与历史意义	267
18. 道藏中之易说述要	295
19. 易史一隅简述	308
20. 谭易随笔	312
① 智慧之源头	312

2 洁静精微之玄思

② 洗尽铅华去雕饰	314
③ 君子严于义利之辨	317
④ 谦谦君子的风范	321
⑤ 物态的反常和变异	325
⑥ 走向通泰的美盛前景	328
⑦ 古老的治家之道	331
⑧ 没有句号的人生进取	334
⑨ 君子制裁小人	336
21. 易言	340
① 见仁见智	340
② 修辞立其诚	342
③ 易为君子谋	344
22. 论易象答周振甫先生书	347
后 记	360

周易本义阙疑衍论

张善文

一部解说古代至深至奥之经籍的学术专著，能够像朱熹所撰《周易本义》这样家喻户晓而沿承七百多年至今仍盛传不衰，实属颇为难得且极不多见的现象。南宋以降，程颐与朱熹的理学思想对中国文化、学术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程、朱的《易》学著述自然也深为学人所重视，朱熹的再传弟子董楷即曾将程颐的《周易程氏传》与朱熹的《周易本义》合在一起，并参以程、朱文集及语录中的其它论《易》之说，编成《周易传义附录》一书，便受到学者的普遍欢迎。董氏在此书的《序》中说过：“三圣之《易》，惟夫子能明之；而夫子《十翼》之外，其有功于《易》道者，则惟程子、朱子之书而已。其它不失于支离破碎，则失于诞漫怪僻，皆非卓然有见于斯道者也。”这种认识，显然是当时及以后的学者崇奉程、朱《易》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兼之朱熹《周易本义》言简意明，要义不烦，遂使其书被越来越多的学人所接受，乃至成为元、明、清三朝科举考试的钦定教科书中的一种，其普及面之大则尤非其它任何《易》学著作之所可同日而语。

不过，所有读过《周易本义》的人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此书在不少地方留下“阙疑”之处，亦即在对《周易》六十四卦及《彖传》、《象传》、《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诸传诸章的阐释过程中，朱熹笔下时或存在一些游移不定之说、未敢轻下定论的问题，乃至径直标注此处“未详”、“未知孰是”等。这一现象，显然对初读《周易本义》者造成颇多阻碍，甚或使人产生《易》义

无所适从的迷惑之感。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拟结合历代《易》家的有关著述,试发衍论,略说朱子所“阙”之“疑”如今宜当把握的理解角度,并对朱子《周易本义》“阙疑”之所以然稍作述评。

朱熹《周易本义》中的“阙疑”之处,不外乎关涉经传文字的讹误、衍脱、错简等问题,以及对卦象、文义的理解等方面。至若其所“阙疑”的情状,大略可从三种层次考察:一是虽有所疑,却不失一定的见解,并往往展示出个人较为明晰的认识;二是所疑较难解决,或以不确定之语为解,或姑引一家之说以存其义;三是疑惑较深,暂时无法说明其本旨,故只好放弃解说,完全阙略以待考。以下即循此三种情状,依次举例略作分析。

一 疑而有定,颇持己见

朱熹《周易本义》中的这一情状,所存之疑较为微小,常常表达出自己颇为确定的见解,有时他援引有关资料或诸家之说为证,也总是以“是也”、“今从之”、“良是”、“今当从之”为断语,故其虽仍有“疑”,却亦能“定”矣。此类例子约有二十一项,兹说如下:

1.《坤》卦初六《象传》:“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本义》曰:“《魏志》作‘初六履霜’,今当从之。”

此疑该爻《象传》“履霜坚冰”四字,当作“初六履霜”。考《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许芝的一篇奏文,曾谓《易传》曰“初六履霜,阴始凝也”,朱子即以之为据,认为《象传》这四字恐有误,应当遵从《魏志》的记载以作更正。上溯唐代郭京所作《周易举正》,也曾提出类似的想法,以为这四字中的“坚冰”二字乃后人误衍,所不同者是郭本无“初六”二字。与朱熹同时的项安世作《周易玩辞》,指出“程子以此句‘坚冰’二字为衍文”,则程颐的观点与郭京无异。然项氏又曰:“按《魏书》,曹丕时许芝奏云:‘《易传》曰:初六履霜,阴始凝也’,则是时犹未有此二字,明后人妄加也。”此与朱熹之说俨然如出一辙,唯二者之说孰先孰后,尚未能遽定。若细察

《魏书》所载许芝的奏文，引《易传》之语凡四处，除此处外，余三处之文气皆似《易纬》佚文，则独视“初六履霜，阴始凝也”二句必为《周易》之《象传》原本文句，恐亦难为确证矣。今检《汉熹平石经》残石资料，《坤》卦初六爻《象传》首二句正作“履霜坚冰，阴始凝也”（见屈万里《汉石经周易残字集证》）。《唐石经》亦同。自陆德明《经典释文》以来，诸家所考古本于此亦多无异辞。清人毛奇龄《仲氏易》尝云：“按《后汉·鲁恭传》封章全引《象传》，明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恭在和帝时，先于魏晋，则必古本原有二字可知矣。若《魏文帝纪》太史许芝所引偶然遗脱，此皆汉后文，而郭京以臆见妄称古本，何足据乎？”这就把郭京的说法基本推翻了。

不过，倘再考有关旧说，则疑首句“坚冰”为衍文的观点似亦未悖常理。如孔颖达《周易正义》曰：“‘阴始凝也’者，释‘履霜’之义，言阴气始凝结为霜也。‘驯致其道，致坚冰也’者，驯犹狎顺也，若鸟兽驯狎然，言顺其阴柔之道，习而不已，乃至坚冰也。”味其文义，孔氏于首句也只释“履霜”二字，或许他所据的某本此句原无“坚冰”吧？至若郭京《周易举正》所言“履霜与坚冰，时候颇异，不合相连结”，于义似亦可通。故对郭京、朱熹的观点，宋以后的学人颇有接受者。因此，朱熹此说，在《易》学史上既有相当大的影响，又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坤》卦《文言传》：“《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本义》曰：“古字顺、慎通用。按此当作慎，言当辨之于微也。”

3.《蒙》卦六三《象传》：“勿用取女，行不顺也。”《本义》曰：“顺，当作慎，盖顺、慎古字通用。《荀子》‘顺墨’作‘慎墨’。且‘行不慎’于经义尤亲切，今当从之。”

4.《升》卦《大象传》：“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本义》曰：“王肃本‘顺’作‘慎’。今按他书引此，亦多作‘慎’，义犹明白，盖古字通用。说见上篇《蒙》卦。”

这三处所疑，均是“顺”字当作“慎”字的问题。从文字学的角度观之，朱子此说并非无据。除了上述朱说所引《荀子》、王肃本二

例可证之外,《荀子·彊国》又曰:“故为上人者,不可不顺也。”杨倞注:“不可不顺义。或曰(顺)当为‘慎’。”又《劝学》:“故君子不傲不隐不声,谨顺其身。”王先谦《集解》引卢文弨曰:“顺,宋本作‘慎’。”又《庄子·人间世》:“顺始无穷,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于人之前矣。”于省吾《双剑谿诸子新证》曰:“顺,应读作‘慎’。”又曰:“《左襄二十五年传》‘慎始而敬终’,是‘慎始’乃古人成语。”这些均可作为朱子所谓“顺”、“慎”二字古相通用之补充佐证。

从《易》义角度观之,朱子之说亦颇可通,故后人多有以朱说为解者。如元代吴澄《易纂言》即将《坤》卦《文言传》“盖言顺也”及《蒙》卦六三《象传》“行不顺也”中的两个“顺”字皆改为“慎”字,并于前者论曰:“亦如此防几杜渐者,当慎之于初,不可坐待其由渐而积,以至于极也。”于后者亦论曰:“行不谨慎,谓不有其躬也。”同代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对《升》卦《大象传》“君子以顺德”亦承朱说以“慎”为解,他说:“木之升也,一日不长则枯;德之进也,一息不慎则退。必念念谨审,事事谨审,其德积小高大,当如木之升矣。”此类理解,显然均有当于《易》旨。惟朱熹尝撰《许升字序》一文,旨在论析其弟子许升名“升”之义,及为之取“顺之”为字的寓理所在。其文曰:“《易》象有之,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盖因其固然之理而无容私焉者,顺之谓也。由是而之,则其进德也孰御?许生名升,与予学,予察其得于内者盖如是,故因其名之义而敬字曰‘顺之’云。”(《晦庵先生文集》)文中对《升》卦《大象传》“顺”字并不解为“慎”,与《本义》之说不同,这可能是朱熹后来撰写《周易本义》时对先前观点的某些改变所致(朱子此文写于绍兴二十八年,《本义》则完成于三十余年之后,详见下文)。

当然,对《易》义的理解,历代诸家之说各有所主,颇不尽同。在朱子《本义》之前,以“慎”训“顺”者至为少见(唯《升》卦《大象传》陆德明《经典释文》引王肃谓“本又作慎”)。其实,前人对此三例不改字而径以“顺”为解的说法,实亦能通。如《蒙》卦六爻的《象传》凡三处出现“顺”字,《本义》独于六三《象传》“勿用取女,行不顺

也”，谓“顺当作慎”，《周易折中》即引元代学者熊良辅曰：“《蒙》小象凡三‘顺’字，只是一般，不必以‘不顺’为‘不慎’。盖六三所行不顺，故勿用取之。”其说颇显平实。《坤》卦《文言传》“盖言顺也”一语，与朱熹同时代的吕祖谦曰：“‘盖言顺也’，此一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顺养将去；若顺将去，何所不至？惩治遏绝，正要人著力。”（《周易折中》引）其说亦甚为可取。故朱子于此三例疑“顺”当为“慎”之说，于义虽非不通，然细察之下，却又未免有求之过深之嫌。

5.《师》卦初六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凶。”《本义》曰：“否臧，谓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在卦之初，为师之始。出师之道，当谨其始；以律则吉，不臧则凶。”

此疑“否”字宜作“不”，并引北宋晁说之的说法为据。今寻晁氏之说，见于吕祖谦《古易音训》所引，其曰：“否，荀、刘、一行作‘不’。”即言汉代的荀爽、刘表及唐代的僧一行，此字均作“不”。按古文“不”、“丕”、“否”三字形与音俱相近，义亦常相通。许慎《说文解字》云：“否，不也。”段玉裁注曰：“不者，事之不然也；否者，说事之不然也。”王引之《经传释词》亦曰：“（不，）经传所用，或作‘丕’，或作‘否’，其实一也。”今人许芹庭《周易异文考》取顾炎武之说，言之尤详：“不字古音丕，从一为丕，从口为否。然古字多通用，其未然之词皆曰不，转而止声则曰否。”由此观之，朱子此说于古有征，于义可通，实当给予肯定。

6.《同人》卦《彖传》：“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本义》于“同人曰”三字下注曰：“衍文。”

此疑“同人曰”三字为后人误衍之文。其说始于程颐《周易程氏传》所云：“此三字羡文。”而后吕祖谦《古易音训》引晁说之的说法，则将提出质疑的源头溯至北宋初的王昭素，晁氏曰：“王昭素谓此‘同人曰’三字错。说之案，虞翻辈诸儒无一人为之说者，特王弼失之耳。”晁氏的观点是，前儒从未对“同人曰”三字解说过，唯王弼

专就这三字抒论，遂疑王弼所据之本有失。我们不妨看看王弼是如何说的——他的《周易注》指出：“所以乃能‘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非二之所能也，是乾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这是说明“曰同人”之前的三句，专对六二爻而发，谓该爻处下卦之中，柔顺中正，上应乾之九五，为本卦之卦主，深得“同人”之道；而“同人曰”之后的数句，则特就《同人》全卦的卦辞而言，谓此卦能获卦辞所言之数德，唯在于上卦乾能以刚健之美质而行，乃获“同人”之效。故《彖传》特于下文之首增“同人曰”三字，以明前后文旨趣之不同。孔颖达《周易正义》对此阐述得颇为详尽，他特别指明：“‘同人曰’，犹言《同人》之卦曰也。”平情论之，王弼之说实有合于《易》理，程、朱之疑则反恐失之偏颇矣。然程、朱之说影响甚广，乃至明初学者朱升撰《周易旁注》，承朱子之学，径将《彖传》原文中的“同人曰”三字删落，尤见未妥。故毛奇龄《仲氏易》对此颇有指谪曰：“自程子作‘羨文’、朱子作‘衍文’后，遂去此三字，如朱升《易注》类，大谬。”其说良是。

7.《大有》卦九三爻辞“公用亨于天子”，《本义》曰：“亨，《春秋传》作‘享’，谓朝献也。古者‘亨通’之亨，‘献享’之享，‘烹饪’之烹，皆作‘享’字。”

8.《随》卦上六爻辞“王用亨于西山”，《本义》曰：“亨，亦当作‘祭享’之享。”

9.《升》卦六四爻辞“王用亨于岐山”，《本义》曰：“义见《随》卦。”

这三例皆疑“亨”字当作“享”，训为“献享”或“祭享”之义。朱子所举《春秋传》之证，即《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晋文公使卜偃筮得《大有》之《睽》，尝引《大有》九三爻辞曰“公用亨于天子”，这是颇有说服力的证据。关于此问题，《朱子语类》中又有更为深刻的论说：“古文无‘享’字，亨、享、烹并通用。如‘公用亨于天子’，解作‘享’字便不是。”又曰：“亨、享二字，据《说文》本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当为‘享’，如‘王用享于帝’之云

也。字画音韵，是经中浅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处不理会，却枉费了无限辞说牵补，而卒不得其大义，亦甚害事也。”（俱见《周易折中》引）这些论述，颇有得于文字训诂之大旨，于读经至有裨益。

就“亨”、“享”二字而言，古文皆作“亨”，“享”乃后起字，这应是当今文字学界所普遍认可的。据陆德明《经典释文》、晁说之《易注》等资料所引汉魏以来诸家之《易》看，以上所举三例“亨”当作“享”解的《易》辞，虽个别《易》家仍读作“亨”（许庚反），多数学者则读为“享”（香两反）并作“享”解（即献享、祭享、祀享之义），且不少汉魏《易》家之本径直写作“享”字，与朱子上例援举《春秋传》所引之文正合。

这里，又引发出一个问题：《周易》最早文本（如先秦时代的古籍文本）中的“享”字皆写作“亨”，应当是较合情实的，但当后起字“享”出现之后，《易》辞中应解作“享”字的“亨”字是否逐渐都转写作“享”（如汉魏以来的文本）呢？宋人项安世《周易玩辞》曰“古文亨与享同，但作享义解之，不必改字也。”又曰：“《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随》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益》六二‘王用亨于帝’，《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四爻句法皆同，古文亨即享字。今独《益》作‘亨’读者，俗师不识古字，独于‘享帝’不敢作‘享帝’也。”他认为《易》辞中的“亨”字应仍旧作“亨”，而通行本《益》卦六二爻辞作“王用享于帝”，是由于“俗师不识古字”所致。但朱子的观点与项氏不大同，似倾向于凡作“享”解的“亨”字，其文本亦当写作“享”，并举《春秋传》之例作为明确的证据。

那么，应当如何论析后起字“享”出现之后在《易》辞中应用的历史情状呢？试检通行本《周易》六十四卦卦爻辞，“享”字凡三见，除上举项安世所称《益》六二“王用享于帝”之外，尚有《损》卦辞“二簋可用享”，《困》九二“利用享祀”。而其字虽作“亨”，其义当作“享”解者亦三见，即朱子《本义》所指出的三例：《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随》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

总此六例，笔者查考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六十四卦，此六字一律都写作“芳”，与最多见的“亨通”之“亨”一律都写作“亨”截然不同（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六十四卦释文》，载《文物》一九八四年第三期及廖名春整理《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载《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按《说文》享训“献也”，芳训“香艸”，古代献享必具馨香之物，且“享”、“芳”古音相近，故二字可互为通假。从马王堆帛书《周易》六十四卦“享”字的书写情状，足见其时“享”、“亨”已逐渐分离，或者说后代文本“享”字的应用已经日趋明确、规范（自《汉石经》到《唐石经》的演变亦可察见其端倪）。显然，朱子倾向于作“享”解之“亨”字其文本当写作“享”的见解是有意义的。

10.《随》卦《彖传》“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本义》曰：“王肃本‘时’作‘之’，今当从之。”

11.同上又云“随时之义大矣哉”，《本义》曰：“王肃本‘时’字在‘之’字下，今当从之。”

此二例所疑，先谓“随时”当为“随之”之误，后谓“时之”当互乙作“之时”。朱子此说，颇有所本。陆德明《经典释文》于“而天下随时”下曰：“王肃本作‘随之’”，又于“随时之义大矣哉”下曰：“王肃本作‘随之时义’。”吕祖谦《古易音训》引晁说之《易注》，亦举王肃之本，并谓“王肃得之”。沿陆德明、晁说之、吕祖谦、朱熹一脉而下，有着共同看法，认为通行本《随》卦《彖传》“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二句，当依王肃本作：“而天下随之，随之时义大矣哉。”统观《随》卦大旨，此说应是颇为近理的。

12.《坎》卦六四爻辞：“樽酒簋，贰用缶。”《本义》曰：“晁氏云：先儒读‘樽酒簋’为一句，‘贰用缶’为一句。今从之。贰，益之也。《周礼》‘大祭三贰’，《弟子职》‘左执虚豆，右执挾匕，周旋而贰’是也。”

此处所疑句读问题，前人确也提出过一些不同见解。据历来较通常的说法，此爻辞一般的断句是：“樽酒，簋贰，用缶”，意指六

四处“险”之时，居上坎之下，前后均为“陷穴”，但柔顺得正，上承九五，能以虔诚之心与之结交，犹如奉薄酒一樽、淡食两簋，盛物于瓦缶，虽俭朴亦可呈献于“尊者”，得其相助，乃能脱出“险难”，终获“无咎”。此即王弼《周易注》所言：“虽复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乃可羞之于王公，荐之于宗庙，故‘终无咎’也。”朱子的句读，则取吕祖谦《古易音训》所引晁说之的说法，以“樽酒簋，贰用缶”为上下两句，并依《周礼》之文释“贰”为“益之”。朱熹的弟子曾对此提出质疑，朱熹作了一番解说之后，又曰：“《易》难看，不惟道理难寻，其中或有用当时俗语，亦有他事后人不知者。”“此不是熹穿凿，却有古本。若是强为一说，无来历，全不是圣贤言语矣。”（《朱子语类》）朱熹所言“古本”，盖即陆德明《经典释文》谓：“旧读‘樽酒簋’绝句，‘贰用缶’一句。”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注作“樽酒簋，贰用缶”的读法，以及吕祖谦、晁说之引汉代京房、唐僧一行以“贰用缶”断句等说法。其实，陆氏《释文》引“旧读”之前，先有一节断语曰：“樽酒，音尊，绝句；簋贰，音轨，绝句；用缶，方有反，绝句。”这是对原文作了明确的注音、断句，宜为唐以前《易》家较普遍且通行的认识。从爻辞的文气及寓理分析，断为三句似更为适合，朱子之说恐颇有可商之处。

13.《坎》卦六四《象传》：“樽酒簋贰，刚柔际也。”《本义》曰：“晁氏曰：陆氏《释文》本无‘贰’字。今从之。”

此疑《象传》“簋贰”之“贰”字为衍文。所据乃晁说之援引的陆德明《经典释文》之本。查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注，原文之本与陆氏同。唯陆氏《释文》于注中曰：“一本更有‘贰’字。”朱子对此句却不予采用。究其意，乃前文既以“樽酒簋”为句，此处若不删去“贰”字，仍以“樽酒簋贰”为读，必上下矛盾而难以解说。故毛奇龄《仲氏易》尝指谪曰：“以解经之故，而至改经，不可矣。”毛说宜资参考。

14.《萃》卦辞：“萃，亨，王假有庙。”《本义》曰：“‘亨’字衍文。”

此疑卦辞中的“亨”字为误衍之文。陆德明《经典释文》于“亨”